

上海,二十多年前的仲夏,白先生午夜来电,邀我去喝一杯。察觉老友似有失落,不问缘由,我匆匆到了酒吧。

北北的宠物

郭靖峰

白先生低沉地说,儿子出世了,患有唐氏综合症。他们夫妇很自责,阴差阳错耽误了穿刺检测。这个可恨的巧合,像仅为私人订制的一场海啸,粉碎了当事人内心的秩序。白先生基本无语,只是间歇地说几句。他说,这样的時候,需要你出现一下。

我步行回家,一路上为老友惋惜,又想起几十年前另一类似案例。

那个小弟弟,过去住在我家三楼,小我八岁,叫北北,父母是沿海部队的军医,平日只有来自淄博的奶奶带着。奶奶照顾北

北的方式,就是不强行管教,但一定悄悄补漏。白天,北北喜欢久久坐在水泥做的转角楼梯上,奶奶会在

他屁股底下塞个小棉垫。北北永远在等候同楼及邻近的男孩们放学,无限贴近他们,是这个罹患唐氏综合征男孩每日的头号念想。

放学的男孩,带着成群同学如洪水涌进大门,又刀切般快速分出两个阵营,以泥巴开战。那些矩形冬青、夹竹桃等各色树丛、井台、篱笆墙、建筑的各种凹凸硬体及

楼门洞,立即成为工事和掩体。他们都把对方看成可耻的墨索里尼军队,把自己当作英勇的阿尔巴尼亚地下反抗组织成员。北北乐滋滋凑前,一团泥巴

已中脑门。疼,要哭,又抽心地挺住。他很有经验,动辄啼哭,所有人不会让他靠近。现在有了被射击的资格,证明自己已很男人地介入了本次战事,尽管一时分不清敌军我军友军。此刻,北北脸上流下的决不是眼泪,是亢奋

从鼻腔里流出的液体少许。有一次,一个小哥哥让他临时递送一下弹药,北

北连续两晚的梦里尽是南征北战,俨然老兵了起来。另一事,也让六七岁的北北欢天喜地。

我们住的是个三层楼房。凡三楼的男孩出门,从楼梯上奔向二楼,尚余五级踏步时,他们一律是凌空跃过的,那咚的落地声,颤动整楼。这有心的旁观者北北,看着羡慕至极。

北北决定模仿,他站定、甩臂,做着腔势十足的助跳动作。临跳,心慌,第六级踏步离地面老远老远啊。

北北决定降低起跳高度,实事求是地一级一级放弃并下移。每次下移,都证明北北的智力有特色。起跳高度,慎重拟定在倒数第三级。此刻,北北的意识已经第三遍发出起跳命令,但身体没有响应。内心挣扎,北北的热汗急急流下。他明白,再下降一级,离地面实在太近,离光荣就太远了。北北颇有仪式感地抹净脸上的汗水,眼前一黑,终于在第三级踏步上纵身跃起。向前跌跌撞撞了两米多,他止住了惯性。北北得意了,笑得像一朵正午的向日葵。

北北在考虑,是否提升一级起跳,但惯性会把他推出去多远呢,没数。他正式接受了与小男人们

在飞跃高度上的差距。他无法明白,作为具有先天局限的男孩,他的英勇,其实是超越他人的。

楼前有个不小的院子,那几年与隔壁院落打通,变得幽深。男孩们的短裤兜里,装几个短小的竹竿筒,痴迷地在这里捕捉蟋蟀。从夏至到白露,夜间蟋蟀鸣叫,北北心头热热地巴望也能拥有一只蟋蟀,但没有本事捉到。那天上午,他坐在石梯上,一只蟋蟀出现在他够得着的地方。他激动地跪着,屁股朝天,双手作碗状扣住蟋蟀,并哇哇惊呼奶奶。

蟋蟀被放进了大大的马口铁饼干筒,垫了草纸。雄性蟋蟀擅搏杀,尾部有枪须两根。有三根枪须的是雌性,本埠叫它“三妹子”,主抓孕育。这些北北不懂。

北北发现他的蟋蟀后面有三根枪须,纳闷的是,只有一条大腿。北北端详好久,升起暖暖的怜惜。问奶奶,她的另一条大腿也会掉下来吗?奶奶说,俺不懂。祖孙正探讨,“三妹子”唯一的那条大腿竟也脱落了,古怪地与她的身体分离成两件。北北心里一抖一抖,担心这和自

己刚才的谈论有关。午后,“三妹子”一动不动了,北北悲伤。此外,刚得到对其他活物的控制权,转眼没了。北北无论如何不愿意舍弃她,企图赖在正过去的时间里。奶奶说,出殡是一定要的,可以晚些。整个下午,北北一直抱着饼干筒。天黑前,奶奶把“三妹子”遗体连垫着的草纸一起取了出来,说,北北,你把那条大腿放在她的身上吧,轻一点。北北服了。

神奇的是,总会有小动物接近北北。

和上次获得“三妹子”一模一样的麻雀,还是养在饼干桶里。小麻雀还是没能活到第二天。本身有病、喂食不吃、不适应饼干筒的环境,死因总占了其中一条。与对待“三妹子”不同,小麻雀已经咽气三天,北北拼死不让奶奶撤走它。

那时,我是中学生,奶奶很保密地让我去花鸟市场帮她买一只麻雀,她要悄悄替换掉那只死去的麻雀。一切办妥后,奶奶让我去他们家,佯装问北北饼干桶里有什么宝贝。北

北很来劲地说,麻雀,会飞到天上的麻雀。可能病了,你快看看。我打开盖,还没看清楚什么,里面那只麻雀就扑翅飞了起来,飞出窗外。北北叉开腿坐在地板上,足足两分钟呆呆翕开着嘴,绝望至极。我离开的时候,听到背后有人仇恨地叫着:你滚,你滚。

奶奶下楼来,塞给我一小包松仁粽子糖,我有难为情。奶奶总是有情绪损伤,看得大于物质损失。个中奥妙,我尚不能完全领会。我和北北绝交了,自那日起,他看到我,从不忘给我做一个做得很完整的白眼。我总是马上立正,转颈目送着他,脸上还挂一些讨好。北北伤心,我也不爽。我用一小块饭票大小的扁形深色木刻了个麻雀浮雕。用细沙纸打磨光滑,穿好皮绳,请奶奶把此件挂在北北的脖子上,奶奶总有办法完成难事。

后来,我搬离了那栋楼,和北北多年未见。北北十几岁时,得了血液病。进入高压氧舱治疗前,他极为不舍地解下脖子上的麻雀浮雕。他想了又想,决定托奶奶赠还我。并说,其实他一直是想我的。奶奶问他,我还有什么印象?北北说,哥哥的手很大。奶奶说,你不是老给人家翻白眼吗?你再做一次让奶奶看看,北北害羞了。奶奶突然背过脸,泪水潸然。我明白,北北记着我的手,就是记着麻雀飞走的那个镜头。在他十五岁那年,北北也像麻雀一样飞走了。几十年过去,我保留着曾在北北脖子上挂了多年的那块麻雀浮雕。后来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水晶花瓶,我把麻雀浮雕挂在瓶口,它上面常有鲜花。比如今天,是十几支向日葵。



朱鹮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

抽地挺住。他很有经验,动辄啼哭,所有人不会让他靠近。现在有了被射击的资格,证明自己已很男人地介入了本次战事,尽管一时分不清敌军我军友军。此刻,北北脸上流下的决不是眼泪,是亢奋

从鼻腔里流出的液体少许。有一次,一个小哥哥让他临时递送一下弹药,北

北连续两晚的梦里尽是南征北战,俨然老兵了起来。另一事,也让六七岁的北北欢天喜地。

我们住的是个三层楼房。凡三楼的男孩出门,从楼梯上奔向二楼,尚余五级踏步时,他们一律是凌空跃过的,那咚的落地声,颤动整楼。这有心的旁观者北北,看着羡慕至极。

北北决定模仿,他站定、甩臂,做着腔势十足的助跳动作。临跳,心慌,第六级踏步离地面老远老远啊。

北北决定降低起跳高度,实事求是地一级一级放弃并下移。每次下移,都证明北北的智力有特色。起跳高度,慎重拟定在倒数第三级。此刻,北北的意识已经第三遍发出起跳命令,但身体没有响应。内心挣扎,北北的热汗急急流下。他明白,再下降一级,离地面实在太近,离光荣就太远了。北北颇有仪式感地抹净脸上的汗水,眼前一黑,终于在第三级踏步上纵身跃起。向前跌跌撞撞了两米多,他止住了惯性。北北得意了,笑得像一朵正午的向日葵。

北北在考虑,是否提升一级起跳,但惯性会把他推出去多远呢,没数。他正式接受了与小男人们

在飞跃高度上的差距。他无法明白,作为具有先天局限的男孩,他的英勇,其实是超越他人的。

楼前有个不小的院子,那几年与隔壁院落打通,变得幽深。男孩们的短裤兜里,装几个短小的竹竿筒,痴迷地在这里捕捉蟋蟀。从夏至到白露,夜间蟋蟀鸣叫,北北心头热热地巴望也能拥有一只蟋蟀,但没有本事捉到。那天上午,他坐在石梯上,一只蟋蟀出现在他够得着的地方。他激动地跪着,屁股朝天,双手作碗状扣住蟋蟀,并哇哇惊呼奶奶。

蟋蟀被放进了大大的马口铁饼干筒,垫了草纸。雄性蟋蟀擅搏杀,尾部有枪须两根。有三根枪须的是雌性,本埠叫它“三妹子”,主抓孕育。这些北北不懂。

北北发现他的蟋蟀后面有三根枪须,纳闷的是,只有一条大腿。北北端详好久,升起暖暖的怜惜。问奶奶,她的另一条大腿也会掉下来吗?奶奶说,俺不懂。祖孙正探讨,“三妹子”唯一的那条大腿竟也脱落了,古怪地与她的身体分离成两件。北北心里一抖一抖,担心这和自

己刚才的谈论有关。午后,“三妹子”一动不动了,北北悲伤。此外,刚得到对其他活物的控制权,转眼没了。北北无论如何不愿意舍弃她,企图赖在正过去的时间里。奶奶说,出殡是一定要的,可以晚些。整个下午,北北一直抱着饼干筒。天黑前,奶奶把“三妹子”遗体连垫着的草纸一起取了出来,说,北北,你把那条大腿放在她的身上吧,轻一点。北北服了。

神奇的是,总会有小动物接近北北。

和上次获得“三妹子”一模一样的麻雀,还是养在饼干桶里。小麻雀还是没能活到第二天。本身有病、喂食不吃、不适应饼干筒的环境,死因总占了其中一条。与对待“三妹子”不同,小麻雀已经咽气三天,北北拼死不让奶奶撤走它。

那时,我是中学生,奶奶很保密地让我去花鸟市场帮她买一只麻雀,她要悄悄替换掉那只死去的麻雀。一切办妥后,奶奶让我去他们家,佯装问北北饼干桶里有什么宝贝。北

北很来劲地说,麻雀,会飞到天上的麻雀。可能病了,你快看看。我打开盖,还没看清楚什么,里面那只麻雀就扑翅飞了起来,飞出窗外。北北叉开腿坐在地板上,足足两分钟呆呆翕开着嘴,绝望至极。我离开的时候,听到背后有人仇恨地叫着:你滚,你滚。

奶奶下楼来,塞给我一小包松仁粽子糖,我有难为情。奶奶总是有情绪损伤,看得大于物质损失。个中奥妙,我尚不能完全领会。我和北北绝交了,自那日起,他看到我,从不忘给我做一个做得很完整的白眼。我总是马上立正,转颈目送着他,脸上还挂一些讨好。北北伤心,我也不爽。我用一小块饭票大小的扁形深色木刻了个麻雀浮雕。用细沙纸打磨光滑,穿好皮绳,请奶奶把此件挂在北北的脖子上,奶奶总有办法完成难事。

后来,我搬离了那栋楼,和北北多年未见。北北十几岁时,得了血液病。进入高压氧舱治疗前,他极为不舍地解下脖子上的麻雀浮雕。他想了又想,决定托奶奶赠还我。并说,其实他一直是想我的。奶奶问他,我还有什么印象?北北说,哥哥的手很大。奶奶说,你不是老给人家翻白眼吗?你再做一次让奶奶看看,北北害羞了。奶奶突然背过脸,泪水潸然。我明白,北北记着我的手,就是记着麻雀飞走的那个镜头。在他十五岁那年,北北也像麻雀一样飞走了。几十年过去,我保留着曾在北北脖子上挂了多年的那块麻雀浮雕。后来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水晶花瓶,我把麻雀浮雕挂在瓶口,它上面常有鲜花。比如今天,是十几支向日葵。

“小松鼠”的一生

刘兵

无论你多么拿美食引诱它,始终没有人可以捉到它。有几次看到它出现在小区的草丛中,一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。它因为“你可以喂食我,但我不会成为你宠物”的态度,在小区里名气大噪。

猫咪总会长大,也会迎来属于它们的爱情。前年入秋时节偶尔瞥见“小松鼠”拖着略显笨重的身体在小区步道间穿梭,知道小家伙可能快要当妈妈了。依旧有它的“粉丝”给它提供食物,但是依旧无法捉到它。终于有一天早上,在楼下晨练的阿姨发现小区一条干涸的水沟里蜷缩着的“小松鼠”和它生育下来的二

只已经去了喵星球的猫宝宝,显然初为人母的“小松鼠”并没有保护好它们……

“小松鼠”如此和谐地与自然相处:狂风暴雨中曾经看到它淡定地躲在车底盘下给自己打理毛发;严寒酷暑里任何一处楼梯口都可以成为它栖息暂住的场所;阳光明媚的时候它也会窝在一楼住家的院子围墙上小憩,和屋里隔着玻璃晒太阳的家猫相映成趣……

春去秋来又过去一年,年初“小松鼠”又要当妈妈了。和上次不同,这次可能是“小松鼠”最接近人类的一次了。好

发现,确实有窍门,比如找咖啡车。

去年底去云南自驾了十多天,多次看到“移动咖啡车”。怒江边上山顶的知子罗老城,它曾是傈僳族自治州首府,后来州府搬迁,因为山高路远保留了上世纪边陲小镇的风貌,老建筑、老球场、老看台依然能够感受到时代的痕迹,亦被称为“时光之城”。

经过在山顶和半山腰之间的观景地,我稍加停留。眼前群山逶迤,天蓝地远,我想拍照,看到一张小桌、两张小椅子占据了好位置,往边上几米环视,一辆咖啡车停在大树下,黑板上写着咖啡的品种和价格。我走过去,指着桌椅问车外的男人:“这是你的吗?”他回答:“是的。”马上接着说:“你买一

杯咖啡就能随便坐,我可以帮你拍照。”我心动了,要了一杯摩卡。

车里的男人探出头来,微笑地对我说:“这是保山咖啡,保证好喝。你稍等一会,我很

快就帮你做好。”我侧身看了看车里,这是一辆房车,里面有一个咖啡机,女主人大约五十出头,手脚麻利。男人听出了上海口音,问:“你从上海来?”我说是。闲聊之下,得知男人是浙江人,女人是湖南长沙人。他俩退休后买了一辆房车,一边旅游一边卖咖啡补贴。还有

一只狗跟着,增加了热闹与情趣。知子罗比较小众,来的游客并不多,但胜在群山静远,内心安逸。他们看到便十分喜欢,在这里呆了几天,静静享受,然后再出发。

这次云南行我主要目的是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。车开到飞来寺安排好住宿之后,我就先开到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卡瓦博格峰打卡。太阳即将下山,光线尚好,我在寻找拍摄点时发现了一辆咖啡车,由SUV经过了小改装。车的前面是一张供拍照的玻璃窗,约十平米。一位拿着相机的中年男士向我兜售生意:“买咖啡送拍照,可以拍出完整的卡瓦博格峰。”我一看,时间不够了,而且那确实是最好的位置,就成交了。

其实,这人就是卖咖啡的,拍照技术极其普通,照片通过微信发我,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。

忽然想起第一站去泸沽湖时,岸边观景台有私家车后车厢卖咖啡,是当地居民的“流动咖啡车”。甚至在之后去大理环洱海自驾,每每看到有咖啡车停驻的地方,都会有一个位置绝佳的拍摄点。阳光下,摊主接单、研磨、冲泡,几分钟时间,一杯绵密醇厚、浓香四射的咖啡出现,游客也顺利地完成了拍照,两全其美。

且不论咖啡车的经营,单就咖啡车的选位,就为游客提供了风景优美的拍照参考地。如果你是游客,千里迢迢过来,何乐而不为呢?

旅行

杯咖啡就能随便坐,我可以帮你拍照。”我心动了,要了一杯摩卡。

车里的男人探出头来,微笑地对我说:“这是保山咖啡,保证好喝。你稍等一会,我很

快就帮你做好。”我侧身看了看车里,这是一辆房车,里面有一个咖啡机,女主人大约五十出头,手脚麻利。男人听出了上海口音,问:“你从上海来?”我说是。闲聊之下,得知男人是浙江人,女人是湖南长沙人。他俩退休后买了一辆房车,一边旅游一边卖咖啡补贴。还有

一只狗跟着,增加了热闹与情趣。知子罗比较小众,来的游客并不多,但胜在群山静远,内心安逸。他们看到便十分喜欢,在这里呆了几天,静静享受,然后再出发。

这次云南行我主要目的是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。车开到飞来寺安排好住宿之后,我就先开到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卡瓦博格峰打卡。太阳即将下山,光线尚好,我在寻找拍摄点时发现了一辆咖啡车,由SUV经过了小改装。车的前面是一张供拍照的玻璃窗,约十平米。一位拿着相机的中年男士向我兜售生意:“买咖啡送拍照,可以拍出完整的卡瓦博格峰。”我一看,时间不够了,而且那确实是最好的位置,就成交了。

其实,这人就是卖咖啡的,拍照技术极其普通,照片通过微信发我,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。

忽然想起第一站去泸沽湖时,岸边观景台有私家车后车厢卖咖啡,是当地居民的“流动咖啡车”。甚至在之后去大理环洱海自驾,每每看到有咖啡车停驻的地方,都会有一个位置绝佳的拍摄点。阳光下,摊主接单、研磨、冲泡,几分钟时间,一杯绵密醇厚、浓香四射的咖啡出现,游客也顺利地完成了拍照,两全其美。

且不论咖啡车的经营,单就咖啡车的选位,就为游客提供了风景优美的拍照参考地。如果你是游客,千里迢迢过来,何乐而不为呢?

旅行

七夕会

出去旅游,都想拍一张好照片留念。

跟团游,导游会告诉你拍摄地点,可是人太多,站过去假笑一下(后面人等着笑不舒畅)赶紧下来,有人已抢着上来,好无趣。

自由行,一般事先做好攻略才会清楚拍照点。像专业摄影师,有“五找”:找光、找角度、找方位、找框、找时间。

随性游玩的普通人不想这么麻烦。虽然我经常自驾游,但也不会为等一张照片在一个地方呆很久(除了特意看日出日落),满足眼福就行,其他随缘。于是,如何快速找到最佳风景拍摄点,便是偷懒照相者要动的脑筋。

在很多次自驾中,慢慢地



最佳拍摄点

李伶

快就帮你做好。”

我侧身看了看车里,这是一辆房车,里面有一个咖啡机,女主人大约五十出头,手脚麻利。男人听出了上海口音,问:“你从上海来?”我说是。闲聊之下,得知男人是浙江人,女人是湖南长沙人。他俩退休后买了一辆房车,一边旅游一边卖咖啡补贴。还有

一只狗跟着,增加了热闹与情趣。知子罗比较小众,来的游客并不多,但胜在群山静远,内心安逸。他们看到便十分喜欢,在这里呆了几天,静静享受,然后再出发。

这次云南行我主要目的是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。车开到飞来寺安排好住宿之后,我就先开到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卡瓦博格峰打卡。太阳即将下山,光线尚好,我在寻找拍摄点时发现了一辆咖啡车,由SUV经过了小改装。车的前面是一张供拍照的玻璃窗,约十平米。一位拿着相机的中年男士向我兜售生意:“买咖啡送拍照,可以拍出完整的卡瓦博格峰。”我一看,时间不够了,而且那确实是最好的位置,就成交了。

其实,这人就是卖咖啡的,拍照技术极其普通,照片通过微信发我,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。

旅行